



蔡澜日本四书

蔡澜

著

日本人物

RIBEN RENWU



生活·读书·旅游

BOOK

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

蔡瀾日本四書

日本人物

RIBEN RENWU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人物 / 蔡澜著. --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2. 6
(蔡澜日本四书系列)

ISBN 978-7-80766-363-8

I. ①日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社会人物—生平事迹—
日本 IV. ①K833.1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8028号

责任编辑: 王湘庭

封面设计: 邓传志

美术编辑: 谢晓丹

插图: 苏美璐 谢晓丹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责任校对: 李瑞苑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(广州市番禺石楼官桥村)

787毫米×1092毫米 32开 5.625印张 60千字

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5500册

定价: 16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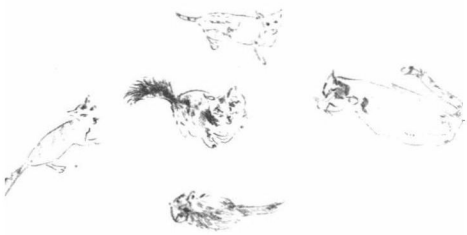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忆藤本 / 4
冈崎宏三 / 9
五轮真弓 / 11
贞奴 / 13
八头美人 / 18
“东洋玛坦哈丽” / 20
电影痴人 / 22
野坂昭如 / 24
不死鸟的传说 / 26
日本名嘴 / 28
三波春天 / 31
一休和尚 / 33
流氓 / 34
不再回来的人 / 36
爱书的人 / 39
九州岛三苦 / 41
影子好友 / 43
作家朋友 / 48



加藤和尚 / 50
花花和尚 / 52
牛次郎和尚 / 54
人间蒸发的友人 / 58
只愿无事常相见 / 62
三上陆男 / 64
婆婆罗 / 66
福岛先生 / 70
Mr.Masturbation / 72
福岛 / 74
元 / 76
新井一二三 / 78
平辈 / 82
一条来信 / 84
第三代传人 / 86
菊地（上） / 88
菊地（下） / 90



濑户内寂听 / 92
尼姑之言 / 94
酒狂大臣 / 97
成仙 / 100
大阪人 / 102
政客本色 / 104
影子将军 / 106
权力 / 108
太后 / 110
大头妈妈 / 112
金婆婆银婆婆 / 114
寡佬 / 116
OL / 118
福田和子 / 121
女大将 / 123
汤原老板娘 / 125
大胃王 / 127
日本老婆 / 130

千猫主人 / 132
老人与猫 / 136
老浪人 / 140
猫老人 / 141
流泪的法官 / 145
追债老头 / 147
挑战者 / 149
为了一粒芒果 / 153
仙人掌女人 / 157
小林尊 / 161
东京小酒吧 / 166
十仁医院 / 170
脸红 / 174
女司机 / 176
老板娘 / 178







忆藤本

东宝制作公司的社长藤本真澄，中国电影圈里大概还有些人记得他。

很久以前他常来香港拍《社长》电影片集。后来，他也曾力捧尤敏成为日本影坛的红星。宝田明、加山雄三等都是他一手提拔，但是，比起他监制黑泽明的影片，这些都不值一提。

黑泽明在日本，工作人员称他为“天皇”，也只有藤本敢和他吵架，刺激他拍《用心棒》、《椿三十郎》等较商业性的片子。他们又分开又结合，到最后还是好朋友。

藤本是一个大胖子，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，几个圈子后面，闪耀着两颗敏感的小眼睛。他给人家的印象是性子又急又火爆，讲话声音又大又沙哑。日本电影圈里有什么鸡尾酒会的话，只要听到有人在呱呱大叫，那大家知道藤本已经来了。因为他资历深，影坛中人都对他敬畏，他更是威风。

就在这么一个聚会中，我第一次遇到藤本，他像一只蛮牛一样地推开人群跑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君，你新上任，应该多买我们公司的片子！”

当时我当一家机构的日本分公司经理，只有二十出头，血气方刚，不喜欢他那嚣张的态度，但还是强忍下来，不卑不亢地回答说：“君，这个称呼是年纪大的人对比他们小的人用的。我年轻过你，本来你可以这么叫我。但是，我代表的公司买你们的电影，顾客至上，你应该明白，藤本君。”

他一下子呆住，不知怎么接口。

“以后，我还是叫你FUJIMOTO-SAN，你叫我CHAI-SAN，如何？”我说完伸出手来。

藤本本来沉住脸，但是忽然放声大笑，说：“好小子，就这么办吧！”

后来，我发觉他的个性一如其名真澄，又很孝顺。红得发紫的女明星新珠三千代和他有段情，因为他母亲反对，弄得终生不娶。藤本解释他的性子为什么那么急：“我在德国的时候，乘火车看到厕所的一个牌子写着‘请快一点，还有其他人在等’。以后这成为我的哲学，做什么事都要快！”

藤本真澄带我去银座的一家寿司店，它的特征，门口挂了一个极大的红灯笼。

一进去，发觉店子很小，客人围绕着柜台而坐，再也没有其他的桌椅，只能服务十个八个。更奇怪的——它的柜台没有玻璃格子，看不到鱼或贝类。

大师傅向藤本打招呼，两人如多年老友交谈，我插不上口，便先喝清酒。酒比其他地方干涩，但很香浓，藤本说是



这家店的特酿。

心中在嘀咕不知要叫什么东西吃时，大师傅捏呀捏呀，炮制了两个小饭团，只有通常吃的半个之大；一个上面铺着一片鱼，另一个是一片象拔蚌。

我伸手把后者拿了蘸酱油吃下，真是以贝类为主，等到你认为单调的时候，大师傅又在间中穿插上一两片鱼类的寿司。每一次捏出来的东西，都和前一次的味道不同。

“来这里的客人，从来不用开口，大师傅会观察你的喜爱。一出声便是老土了。”藤本低声地告诉我，“他们先从鱼类和贝类分开，再试看你要淡味还是浓郁的，一直分析下去。只要你来过一次，大师傅便会将你的口味记住，所以这里不用将食物摆出来让客人点。你表现得很好，没有出洋相。”

“东洋相。”我修正道。

藤本大笑，继续和大师傅聊天。

吃了好些生东西，正想要有点变化时，大师傅挖了一个大鲍鱼，切下两小片扔入一个小钢锅，倒入清酒，在猛火上烧，又摆在我面前，肉是半生半烤焦，入口即化。

接着，我想喝汤来汤，想吃泡菜来泡菜；倒最后一滴酒时，新的酒瓶又捧来。

好家伙，什么都给他猜透了。

最妙的是，他们还能注意到客人的食量，没有说吃不够，或者是吃剩一块的。当然，价钱是全日本最贵的一家。

以人头计，一走进这店子吃多吃少都要付巨款，但是走出来的人，从来没有一个呼冤叫枉。

我也是个急性子的人，藤本和我一老一少，什么事都很谈得来。他每次去外国经过香港，一定来找我，因为他知道我和他一样好吃，会带他去新发现的好菜馆。对我他还算客气，要是他和他下属吃饭，自己的肚子一饱就撇开筷子和汤匙，扔下钱马上上路。

藤本的酒量惊人，不消一个半小时，我们一喝就是两瓶威士忌。大醉后，他常告诉我一些趣事：

当黑泽明在苏联拍《的斯·乌查拉》的时候，藤本老远地跑到莫斯科去探班，两人一起到一间高级餐馆。

在那冰天雪地的地方，黑泽明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到新鲜蔬菜了，晚上看到菜单上有包心菜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叫侍者来问，侍者点点头，黑泽明大喜。

两人各叫一份包心菜，耐性地等待，不到3分钟即刻上桌，原来侍者捧来的是两罐罐头，“啵”的一声倒在碟上，这就是莫斯科的蔬菜，把黑泽明气个半死。



“还有一件更气人的事！”黑泽明告诉藤本。

“怎么啦？”藤本问道。

“有一次，我睡不着，跑到外面去喝伏特加，三更半夜才回酒店。第二天，我睡得不够头痛得不得了，就打个电话给有关单位，说我感冒了，人不舒服，不拍戏。”黑泽明叹了一口气，“唉，哪晓得他们拆穿了我的西洋镜，骂我是喝醉了诈病！”

“他们怎么知道？”藤本问。

黑泽明摇摇头：“旅馆的每一层都有一个负责打扫的老太婆，她们都是KGB（即“克格勃”，专指俄罗斯特工——编者注）呀！”

我患了眼疾，到东京去的时候，藤本亲自带我去他的眼科医生处治疗，又介绍我另一个吃生鱼的铺子，我从来没有试过那么好的刺身。

晚年，他的声音越来越沙哑，检查后才知道是食道癌。

我送了燕窝和人参，但已无效。

他去世时我本想去参加葬礼，但俗事缠身走不开，心中十分难过。

日本设有藤本真澄奖，颁给最优秀的制片人，今年已第三届了。

冈崎宏三

遇日本首席摄影师之一的冈崎宏三，他拍过薛尼·波拉克的《龙吟虎啸江湖客》，相信大家对他都熟悉，另一部日本片《御用金》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冈崎人矮小，略肥，喜欢戴个鸭舌帽，人很友善。我问他：“打光这个问题很微妙，一般摄影师都是四方八面地打得完美，现实生活中的光源，只有一个太阳或一个月亮，拍摄时为什么不把几支灯摆在一个方向一齐照过来，当成一个光源？”

“是呀，我也喜欢这样打光。”冈崎同意，“不过，东方人脸较扁平，用这方法打光的角度最好是时钟上的2点10分。要是用12点整的角度打，洋人还可以看，东方人就变成一块大饼干了。”

日本电影没落，冈崎说：“我去了英国博物馆拍了3个月纪录片，学到的东西真多。人们都不了解什么叫纪录片，以为真实地记录下来，其实记录一件艺术品，要拍得比肉眼看到的还要精彩，还多面目，才是真正的纪录片。与其拍二流电影，不如去拍纪录片比较过瘾！”



他们一群人经过此地，要到其他地方拍外景，我看不到他们的制片，问道在哪里？

冈崎说制片在算账。我说制片不决定大原则，去算什么鬼账？那制片不是制片，是演员了。冈崎点头说：“有的制片，演技比演员还要好。”

我问说与外国名导演合作，有何感想？60多岁的冈崎，人生经验丰富，不太得罪人，只是说：“我发现他们都很古怪！”

“导演不古怪便不算是导演。”我说。

“对对，”冈崎道，“不古怪的导演不是导演，是政治家，是财政部长！”

同座有个叫小泉尧史的，是黑泽明的副导演，我见他只字不发，逗他说话，问他：“你和黑泽明拍过《影武者》，你说他古怪不古怪？”

“我觉得他没什么古怪呀！”小泉答。

冈崎听后眯眯笑，向小泉说：“如果你觉得黑泽明是普通的话，那你自己就古怪了！”

五轮真弓

五轮真弓长得美，这么说有人反对；同样一头长发的克丽丝桃·姬尔非常漂亮，这么说没有人不赞同。但是将两个人的演唱会摆在一起，你就会发觉前者越来越顺眼，后者则逐渐平凡。美的定义，应该是较有内涵、较能耐看、较为永恒。

在五轮真弓的散文集中，她说“歌手作曲家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她的看法很对。自己作的曲子，唱来感情直接。听众的水平已高。把人家作的歌唱出的时代已经过去，新的歌，将会是作曲、填词、唱者三体的结合，西蒙和加范高在中央公园演唱，就证明了这点。

真弓的歌词，少不了夕阳、背影、空虚和寂寞的陈腔，可是总有神来之笔，如“沙石路上马拉松跑步者的经过”、“海鸥也在取笑我”等等，非常清新和形象化。

日本歌手的毛病，是把每一曲都颤颤颤、抖抖抖地唱出，有些港台歌者还去学这个坏习惯。五轮也用颤音，不过她聪明地将法国小调的自然颤动加入，潇洒自如。

听她的歌，最自私也是最好的想法是，在一间烟雾朦



胧的小歌厅，不用麦克风唱出。那是多么高级的享受。这一来，她不顾虑群众的爱憎，一定更纯朴自然，走入一个新的境界，作品必然不朽。

“如果不认识我，却受我的歌感动，这是最能令我高兴的。”她说。那她的歌能受中国听众欢迎，她的确应该高兴。她的音乐，透过翻译歌手流行，起初没有人知道她是谁。

有些人说演唱会的她，非常木然，不如听她的唱片，这真荒谬。其实在舞台上，唱抒情歌的时候静，对热门曲子她是那么活跃。忽然，她将麦克风电线跟着拍子摔动三下，是多么的高傲；注意到每一个被冷落的小角，是多么的可亲。要是说木然，那倒是听众。我们总是拘谨，不勇敢去跟着节奏拍掌，没有放怀去享受她的音乐。

贞奴

日本明治时代，出现了一个很传奇性的女人——贞奴。

为什么叫贞奴呢？原来她的乳名为贞，从小就长得很美，家里有12个兄弟姐妹，她父亲在她7岁时便把她卖给艺伎院，12岁就以丫环姿态出现于宴会中，日本人称为“小奴”。到16岁正式做了艺伎，大家还是叫她做贞奴。

70多年前，当社会还是很保守的时候，有本杂志访问贞奴，对答如下：

嗜好——小说和翻译书；吃的东西——天妇罗；喝的东西——苹果汽水；烟呢——不抽；娱乐——音乐；衣服——西装；爱玩些什么——小狗；崇拜的人——稳如泰山的人；用什么肥皂——外国货；用什么香水——舶来货；你认为自己有气质吗——有，胜利的气质。

当时骑马、游泳、打桌球，都是男人最时髦的玩意，她样样精通。

贞奴的一生充满戏剧性。最初收养她的是内阁总理伊藤博文，接着嫁给演员川上音二郎，自己成为天皇巨星，最后又和开发木曾川水利工程的“电力王”岩崎桃介相好。

NHK国立电视每年都拍摄些制作费浩大的长篇连续剧，



明年开始他们的重头戏便是以贞奴为蓝本的《春之波涛》。

女主角除了当今红得发紫的松坂庆子外，不作第二人想。

现在我们由松坂庆子的印象，化入到两排巨大枯树的东京道中，一个少女骑着马在奔驰。

路人惊艳，询问她是谁，大家只知她出身在艺伎院里，是当今最红的角色，也是总理伊藤博文的宠物。

贞奴失身于伊藤是命运的安排，她自己没有选择，但是她内心不停地反抗，她不想成为妾侍，在这个时候，她遇到早上也在骑马的庆应大学学生岩崎桃介，勇敢地爱上他。

岩崎还年轻，追求门当户对的女孩子做太太，并没有把贞奴放在眼内。贞奴的心碎了……

总理伊藤博文很爱贞奴，看见她每天忧郁，心有不忍，当贞奴碰见二流演员川上音二郎，马上决定嫁给他时，伊藤也就无可奈何地答应放她一马。

贞奴做太太后拼命地为丈夫打气，甚至鼓励他去参加竞选国会议员，这事情当然失败，川上到底不是走政治路线的人才。

日本住不下去，两人组织了一个戏班子坐船到美国去表演。到了旧金山后才知道他们去的戏院老板破产了，一团19个人沦落到要在公园自己煮饭吃。他一路在街头演戏一路流